

近代漢語中的古代漢語「子遺」現象 ——以使動式為例

刁晏斌

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

「近代漢語」這一稱名，提出的時間並不很長，黎錦熙先生在1927年發表《中國近代漢語研究一提議》一文，並於次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開設了「近代語研究」選修課；1947年，呂叔湘先生在《國文月刊》上發表了《「這」「那」考原》一文，正式使用了「近代漢語」這一名稱。然而，這一名稱比較廣泛的使用，則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近代漢語」中的「近代」與「中國近代史」中的「近代」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它們所指稱的時間範圍可以說是大相徑庭的。那麼，「近代漢語」中的「近代」所指為何，或者說，「近代漢語」的上下限應確定在哪呢？目前，人們較多提到和比較普遍接受的一種意見是，所謂「近代漢語」，就是指唐代到清代初年這個歷史時期的漢語。¹

長期以來，在近代漢語句法的研究中，人們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以下兩種現象上面：一是近代漢語中新產生的句子形式，如「把」字句等；二是那些雖然產生在古代漢語中，但是在近代漢語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的句子形式，如「被」字句等，以上兩個方面，雖然應該成為近代漢語句法研究的主流和主要內容，但卻不應該是它的全部，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研究範圍的不斷拓展，另外一些現象必然會進入我們的視野，並進而成為新的研究對象，這就是近代漢語中的古代漢語「子遺」現象。

我們所說的近代漢語中的古代漢語子遺現象，指的是那些在古代漢語中產生並且大量運用，但是沿用到近代漢語中卻明顯萎縮的現象，它們的使用範圍明顯縮小，使用頻率也大幅度降低，所以我們才以「子遺」稱之。

在近代漢語中，古代漢語的子遺現象是比較普遍地存在的，在詞匯和語法方面都是如此。即以句法方面而言，如古代漢語中的使動用法、意動用法、為動用法，以及某些省略、移位等，在近代漢語中都有子遺，而其中有不少還一直沿續到近代漢語中。

¹ 參見張永綿《近代漢語概要》1頁，瀋陽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這是蔣紹愚先生的觀點，見《近代漢語研究概況》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略有不同的觀點，參見袁賓《近代漢語概論》1-6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本文以古代漢語中為常見的使動式為例，對上述子遺現象作一討論。

從總體上看，子遺現象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萎縮，其具體表現除了上邊提到的範圍縮小和頻率降低外，還有某些小類的消失等。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在長期的流傳和使用中，原有形式本身也會產生某些發展變化，並進而造成某些新的形式。

使動式在近代漢語中的使用情況就是如此。

一、沿用原有形式

古代漢語中的使動用法，表達的是「使賓動」的意思，即主語使賓語發出述語所表示的動作或行為，或者是具有述語所表示的性質狀態，它的述語（可稱為「使動詞」）幾乎都是單音節詞，經常由動詞和形容詞充當，另外也有用名詞的，但是較少。保留在近代漢語中的使動用法，只有由動詞和形容詞充當述語的用例，以下我們分別來談。

1. 動詞使動式

古代漢語中，用於使動式中的可以是及物動詞，也可以是不及物動詞，前者較少，後者很多，而在近代漢語中，使動式中所用的都是不及物動詞，但是用例不太多。例如：

- (1) 蕃家了箭為上，射雕落雁，供養夫役。（韓擒虎話本）
按，此例的「落雁」意即「使雁落」，也就是「射落」，以下各例均可作如是觀。
- (2) 能療藥不能痊損，累日連宵，受諸大苦。（嶺山遠公話）
- (3) 石霜雖有殺人之刀，且無活人之劍，岩頭亦有殺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劍。（祖堂集·岩頭和尚）
- (4) 淨所為，直是英俊，論梗直，最怕人。（張協狀元）

2. 形容詞使動式

這樣的用例最多，例如：

- (5) 迷人唸佛生彼，悟者自淨其心。（六祖壇經）
按，「淨其心」也就是「使其心淨」，以下各例也都如此。
- (6) 但臣妾一遍梳裝，須飲此酒一盞，一為軟髮，二要貯顏。（韓擒虎話本）
- (7)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腳須得。（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
- (8) 此非務廣土地，本為邊州及天德、雲內地分，若不屯守防把，夏人定來出沒。（燕雲奉使錄）
- (9) 夫子說古時大學教人的方法，當先用功夫明那自己光明之德。（魯齋遺書·大學直講）

(10) 拾來的糞將來，糶著些火熱手腳。(老乞大)

以上用例與古代漢語幾無二致，其中有的使動詞也用於古代漢語中，如例(8)的「廣」等。這樣的形式，是古代形式的直接沿用，它反映了近代漢語對古代漢語直接繼承的一面。

二、在原有形式的基礎上有所變化

1. 使用雙音節使動詞

前邊提到，古代漢語中的使動詞幾乎都是單音節的，而在近代漢語中，隨著雙音詞使用頻率的提高，雙音節的使動詞也就比較多見了。

〔1〕雙音節動詞

(11) 葉淨能移山覆海，變動乾坤，制約宇宙。(葉淨能詩)

(12) 其廣邀歲幣，聲言巡邊，皆所以疑懼朝廷而自防也。(茅齋自敘)

(13) 小行者去買菜至午不回，法師曰：「煩惱我心……」(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上)

(14) 到那裏便早時也好，咱們歇息頭口。(老乞大)

〔2〕雙音節形容詞

這樣的用例相對較多，例如：

(15) 此乃混沌法律，顛倒禮儀。(伍子胥變文)

(16) 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卻使此理自現，萬無是事。(朱子語類·總訓門人)

(17) 是個破敗家私鐵掃帚，沒些兒發旺夫家處。(元雜劇詐妮子調風月)

(18) 若要端正自家的心，必先誠實那心之所發處。(魯齋遺書·大學直講)

雙音節使動詞的用例還有一些，其中有些還帶有別的附加成分，我們在後邊還要舉一些這樣的用例。

2. 使用「動(形)+附加成分」使動詞

古代漢語中，使動詞與其賓語總是緊密結合，中間一般不能插進其他成分，而在近代漢語中，這樣的用例卻時能見到，我們根據附加成分的不同，分別來談。

〔1〕「動+卻」式

(19) 奉霸王巡營，營內並無動靜，今擬散卻兵馬各歸營幕。(漢將王陵變)

(20) 耐遮賊，臨陣交鋒，識認親情，壞卻阿奴社稷。(韓擒虎話本)

這樣的用例不多，因為表示動作完成的「卻」多用於唐及唐以前，到宋代，基本上就讓位於「了」了，所以，下一類即「動(形)+了」的用例更多一些。

〔2〕「動(形)+了」式

(21) 似憑統領底人敗了軍國大計，汝家有甚賞罰？(茅齋自敘)

(22) 家住應州金城縣，為罹亂傷殘了土田。(劉知遠諸宮調)

(23) 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癩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我這幾般歹徵候，尚兀自不肯休。(關漢卿·不服老)

〔3〕「動(形)+得」式

這裏的「得」是表示可能的。

(24) 臣能止得吳兵，不須寸兵尺劍。(伍子胥變文)

(25)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

〔4〕「動(形)+著」式

這裏的「著」是表示動作或狀態持續的。

(26) 道夫辭拜還侍，更破著脊梁骨。(朱子語類·訓門人)

(27) 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同上)

〔5〕「動(形)+補」式

這大概是最具近代漢語特點和口語色彩的一類使動式了，它出現得比較早，如《古詩十九首》中就有「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的句子，不過，大約到元代和元代以後，這樣的形式才比較多見，而所用的補語，主要就是一個表示程度極高的「殺」。

(28) 寒時寒殺閻梨，熱時熱殺閻梨。(虛堂和尚語錄 喜興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29) 負心人，窮劉大……日往日來，煩惱殺我。(劉知遠諸宮調)

(30) 棄了個小冤家，淒涼殺他，存得個老尊堂，快活殺我。(元雜劇·小孫屠焚兒救母)

以下一例補語用的是「死」，意思與「殺」相同：

(31) 你說都是白銀，這的八成銀，只與我二兩，沒利錢，虧死我也。(樸通事)

這樣的用例，理解時要按「使賓語動(形)+補」來進行，如例(29)「煩惱殺我」即「使我煩惱殺」，亦即「使我煩惱死(了)」。

這類句子幾乎都用於表示不希望有的動作行為或性質狀態，像例(30)中的「快活」只是極個別的用例。就表達特點來說，它們大都有強調或誇飾的意味，這當然與表示程度達到極點的「殺(死)」的使用是分不開的。

我們把以下一例也歸入此類：

(32) 自從我兒鎖兒去了，哭的我眼睛花，望的我肝腸斷。(朱有燉田園夢)

按，此句可以按「使我哭得眼睛花，使我望得肝腸斷」來理解，即由語意關係而言，仍為使動式，但由形式來看，卻是一個動補式。這樣的用例始見於明代，後來逐漸增多，直到現代漢語中，仍不失為一種有相當口語性的形式。

以上，對近代漢語中使動式的用例進行了分類介紹，以下，我們再從總體上簡單比較一下近代和古代使動式的異同。

先看相同的方面。

二者的相同之處就在於近代漢語中那些沿用古代使動式的用例的存在，我們可以把

它們看作有意的「擬古」，但是也可以認為是古代的語言形式在近代的自然再現，總之，無論如何，二者都是完全一致的。

再看不同的方面。

應該說，近代漢語中的使動式與古代相比，還是異大於同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1. 二者的小類有所參互

這裏指的是有些使動式的小類近代有而古代無，同樣，也有相反的情況。

近代漢語中有而古代漢語中無的小類，前邊已經舉例說明了，以下，再簡單地看一下古代漢語中有而近代漢語中無的小類。

古代漢語中，某些名詞可以用為使動詞，如「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史記·項羽本紀》）有一些及物動詞也可以用為使動詞，如「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議兵》）這兩類，近代漢語中都沒有。

此外，古代漢語中使動式還有省略賓語的用例，另外還有為數不多的雙賓語用例，前者如「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荀子·天論》）後者如「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這兩例中，「天不能貧」即「使秦負曲」（使秦國蒙受罪名），形式上「秦」和「曲」分別為「負」的兩個賓語。

這兩種形式也不見於近代漢語中。

2. 二者的使用頻率有差異

總的說來，古代漢語中使動式的使用頻率比較高，而近代漢語中則相反。情況之所以會這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近代漢語中有更完備的同意形式可供選擇，這就是近代漢語中最終產生和大量運用的「使成式」。比如，「春風又綠江南岸」，這是典型的形容詞使動式，而在近代漢語中更多用的卻是「春風吹綠湖邊草」（高觀國《菩薩蠻》），這樣的使成式不僅交代了動作的結果（這一點與使動式一樣），而且還給出了造成這一結果的方式（這是使動式所無法作到的），因而容量更大，同時也使得表達更加細密。

此外，近代漢語中大量使用的使令性兼語式（用「使、教、著」等動詞）、「把」字句、「被」字句和受事主語句等，都可以，而且實際上也已經部分地取代了使動式，從而使它的使用範圍縮小，頻率降低。

3. 二者結構有差異

這一點，通過前邊的例子和敘述可以清楚地看到。總的說來，古代漢語中的使動式比較簡單，而近代漢語使動式相對就要複雜得多，這一複雜性，集中表現在使動詞的構成方面。

最後，我們談一下對近代漢語中的古代漢語子遺現象進行研究的意義。

1. 可以拓展近代漢語的研究範圍

關於這一點，在本文開頭已經略為談及。嚴格說來，缺了為數眾多的子遺現象，近

代漢語的研究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在研究中，要不斷地放開視野，擴大範圍，在注意和研究近代漢語中新產生和發生重大變化的形式的同時，也應該對各種子遺現象予以重視和進行研究，這樣，整個近代漢語的研究才能趨於全面。

2. 可以深化對近代漢語語法的認識，並使這種認識趨於全面

我們認為，從宏觀的角度來看近代漢語語法的發展變化，應該把握以下兩個方面，或者說，近代漢語語法的發展變化，本身就應該包括這樣兩個方面：其一，「壯大」的一面，即以古代為參照，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簡單到複雜的一面，而以前的研究者的注意力大致也都集中於此；其二，「衰微」的一面，即在古代的基礎上從有到無，從多到少，復複雜到相對簡單的一面，應該說，這一方面以前基本上是被忽略掉了。以上兩個方面合一，才可能構成近代漢語語法發展變化的全貌，而只有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我們對近代漢語語法的認識才比較深入和全面。

3. 可以豐富和充實漢語史的研究

我們仍以使動式為例來談這一問題。

現代漢語中，有為數不少的使動式，其中有一些已經成為凝固形式，另有一些的使用頻率也比較高，前者如「美容」「發面」，後者如「嚴肅紀律」「豐富文化生活」等。漢語史的研究，既可以由上到下，即由某一形式的最初使用一直考察到當前，也可以由下到上，即由當前一直追溯到最初。而就使動式來說，無論由下到上還是由上到下，我們都無法越過近代漢語這一千年的時間，而只有對使動式在近代漢語中使用及發展變化的事實基本清楚了，我們才能對漢語使動式整個的發展線索和過程有基本的瞭解和掌握。使動式是這樣，其他許多形式也是如此。

4. 是近代漢語乃至於漢語史研究進一步深化和達到更高層次的標誌

前邊提到，長期以來，人們忽略了子遺現象的存在，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主要」的方面。我們預測，這種局面可能還會持續很長的時間，因為近代漢語畢竟還是一個年輕的學科，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這就使得許多人一時還無暇顧及其他的方面。但是，隨著近代漢語乃至於整個漢語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包括子遺現象在內的以前人們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注意的問題遲早會進入人們的視野，並進而成為新的研究熱點，而到那時候，我們將可以欣慰地說，我們的近代漢語和漢語史的研究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了。

參考書目：

- 呂叔湘 《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商務印書館1984年4月第1版。
- 王力 《漢語史稿》(中冊)，中華書局1989年6月第1版。
- 潘允中 《漢語語法史概要》，中州書畫1982年8月第1版。
- 馮春田 《近代漢語語法問題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 太田辰夫著，蔣紹愚 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 祝敏徹 《近代漢語句法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 楊建國 《近代漢語引論》，黃山書社1993年3月第1版。
- 向熹 《簡明漢語史》(下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 孫錫信 《漢語歷史語法叢稿》，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 蔣冀騁 吳福禮《近代漢語綱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 齊冲天 《漢語史簡論》，大象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